

文坛第壹会

□主持人 闻章
□特邀嘉宾：
尧山壁 赵贵德
李明久 徐福厚

博观约取

玩之以恭的韩羽

□主持人：闻章（学者）

韩羽先生的画，不会画的人画不了，会画的人也画不了。以正在河北美术出版社美术馆展出的《水浒乱弹长卷》为例，只看画不行，还得读跋。《水浒乱弹长卷》画的不能不说是《水浒传》，但仔细看，却又都不是《水浒传》。看过《水浒传》的人，并不一定看得懂这些画。没看过《水浒传》的人，更看不懂。他是借《水浒传》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画是画，画里还有话，有画外音。这在古琴里叫弦外之音，在诗里叫味外之旨。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画出来的画了，画不出来的只有跋之，画与跋相互阐释。

一部《水浒传》，在施耐庵那里是小说，在编剧那里是戏剧，韩羽先生画出了46幅画，通过这46幅画，韩羽先生表达的是什么呢？《水浒传》里有的，这里有，《水浒传》里没有的，这里也有。这有是偷了《水浒传》的，这没有是自己偷偷放进去的。

韩羽先生曾经自嘲：一贯写丑字，偶尔画美人。所以说他是书画家。看过他文章之后，你就会说，韩羽先生是作家。看过他所有的作品之后，包括漫画、电影人物造型、对联，还有他的聊天谈话和书信，你会得出结论，他是杂家。他能够把杂的东西贯穿起来，体现出幽默、风趣、自如、旷达，你就会得出结论，韩羽先生是通家。幽默，在他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作品风格，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常态。

韩羽先生作品里和生活里体现出来的是幽默，是有意思，这种“吾道一以贯之”的背后，是人的心灵上的一本正经，是人生态度的郑重。如果没有人生的高度，不可能有幽默。幽默是心灵开出来的自由之花，是智慧的灵光闪烁。幽默是心灵旷达的外在表现，是无碍与外物的心机勃发。

韩羽先生说：画画是玩，但要玩之以恭。在他那里，生活也是玩，但同样是玩之以恭。

对于艺术，他是恭谨的、庄重的。他坚守着艺术家的良心。在好多书画家都在玩艺术的时候，韩羽先生却依然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别以为玩就是一味轻松，因为要玩之以恭，所以韩羽先生玩得很苦，他是苦中作乐。他自己也说过，与自己斗争，其乐无穷。他是最跟自己较劲的一个，因为要与别人不同，因为要独出心裁，因为要玩到极致。因为不但要画生活中的本来如此，更要画出应该如此。人说碑在庙前，我偏说庙在碑后。较劲的过程，也是自我超越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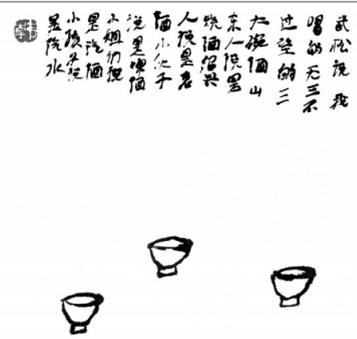
韩羽先生曾说华君武的画：有的画好，好得有法说；有的画好，好得没法说。如今我拿这话对韩羽先生，韩羽先生的画，就是好得没法说的那种。

没法说，还要说。不说，我们不知道没法说。大象无形，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那部分，我们说的也是自己的那部分。我们也是“贼”，从韩羽先生那里偷来他的思想、感悟，成了我们自己的。

人為物役
人有為所愛、所好，而又往往受制於所愛、所好，雖明此理，卻不由己。徐寧愛甲，惟其愛甲，像釘之於魚，終於被自己的甲釣上了梁山。



無三不過望
武松說：「我喝的「無三不過望」的三大碗酒，山東人說是燒酒，紹興人說是老酒，小伙子說是啤酒，小姐們說是汽水，小孩說是汽水。」



「水浒乱弹」人物画 韩羽作

戏说韩羽

□尧山壁（作家）

到河北美术出版社美术馆看韩羽先生画展，画展名为《逢场作贼》，我吓了一跳，本能地捂住口袋。又一想，兜里少钱怕它作甚。莫非主家防窃？四下观看，展品钉在墙上，锁在橱里，众目睽睽，谁能得手。原来此“贼”字乃鲁迅拿来同义词，是画家韩羽的座右铭，意思是不放过一切学习借鉴的机会。

画展副题为《韩羽 水浒乱弹长卷》，展出了韩羽先生46幅水浒人物画。我是戏迷，当然不肯放过机会，眼睛眨也不眨地，叭叭地拍，一遍又一遍地，手舞足蹈。韩羽说戏，戏也是《水浒传》。韩羽为人低调，布衣光头，嘻嘻哈哈，隐于百姓中。诸葛亮白

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其实言过其实，他东西征，南北剿，官封到武侯，执掌帅印，哪里有一点散淡的样子。唯韩公真散淡，不求名利。前二三十年画坛牛气，个展群展赶集过庙一样多。韩公不为所动，安贫乐道，不去凑热闹，至今所办个人画展屈指可数。此次展出的这46幅水浒人物画，本为报纸专栏所画，无论神韵、笔墨都堪称上品，放到市场都是天价。他却束之高阁，藏而不露，让它们在那儿睡大觉，庐内生香。

我欣赏韩羽的画，更为公之笔墨功夫、美学思想倾倒。他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玩”，玩世不恭，自由到必然。西方有“玩商”一词，意思是以放

松的态度发现生活的情趣和奥秘，拓展个人价值，是一种审美能力、智慧指数。韩羽把美玩到了极致。韩羽的功夫在画外，深厚的国学。他文章写得漂亮，以画家身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画上题跋更为一绝，或文言或白话，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可称画眼。

从满头高粱花子到摘得艺术桂冠，韩羽的奥妙是《逢场作贼》。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生于聊城堂邑，长于临清，周围是清河、高唐、郓城、阳谷，再往外说是水泊梁山、大名府，都是《水浒传》中能找到的。梁山一百单八将，三分之二是土生土长的鲁西南人，个个耳熟能详，这便是他创作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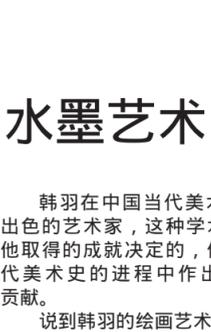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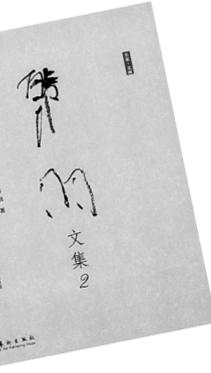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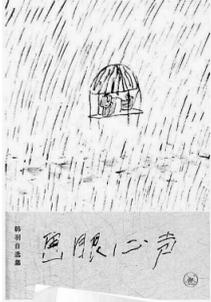
还有《临清自古三省通衢》、《贾雨村集》、《曾兴盛达五百年之久》、《富甲天下，繁荣压两京》、《临清钞关的税收曾居大运河八大钞关之首》、《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明清以来的名人就有谢榛、方元煥、张自忠、李羨林、张彦青等》。

《临清还是戏曲的福地》、《京剧《陈三两》《连升三级》的故事就取材于此》。所谓《水浒乱弹》，乱弹也是一个剧种，临清的东路乱弹很有特色。韩羽的画从戏曲丑角那里偷来，不少东西，从脸谱、神韵、四功五法到插科打诨、诙谐幽默、指桑骂槐等化而用之，成为他的技巧。

《堪喜韩公年近九十高龄，还健康如常，廉颇未老，我等之幸》、《河北美术界之福》。

思想者常新

聚「韩羽」水



心灵的高度

□赵贵德（画家）

韩羽先生是当代优秀人物画家，是河北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他具有深厚的哲学修养、美学修养、文学修养。河北美术出版社美术馆此次举办《韩羽 水浒乱弹长卷》展，让河北的文艺界再次认知韩羽，认知韩羽的艺术，对河北的文艺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与韩羽先生相识已有六十余载。我个人认为，如今研究韩羽，必须先摘掉韩羽头上的两顶帽子：一顶是漫画家的帽子，一顶是戏画家的帽子。只有去掉这两顶帽子，我们才能真正弄清韩羽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所作出的贡献。

韩羽从漫画中偷来幽默，从戏画中偷来韵味，二者构成了他中国人物画独有的特征。他的画最初是线跟着形走，画着画着形跟着线走，最后线跟着心灵走，画面中的线条是他心灵的直接展现。人人都有心灵，但人

与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也在心灵。韩羽会学习，爱钻研，善思考，将一切有用之物拿来为我所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心灵一步步得以提高、升华，才有了今天的高度。

从中国人物画历史文脉分析，很有必要把韩羽与明末清初的人物画大家陈老莲放在一个体系里做更深层次的探究。认真看韩羽的画，你会发现，他画中所要表达的意境不是哪出戏可以概括的，他借助戏这个场，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中国人物画笔法中融入了漫画思维，使得中国人物画有了思想性。

十几年前，我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出一个课题：《中国人物画的方向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难从学术角度找到明确答案的课题。现在我想，如果把韩羽和陈老莲放在一起研究，很可能会发现闪光点。

画里不画外，画神不画形，这是对

快乐与孤寂的艺术世界

□李明久（画家）

欣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个人。有人说韩羽是个怪老头，其实说这话的人并无恶意而是心存敬畏。说他怪，怪就怪在他为人艺术的与众不同。用一位高人的话说，就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

如果你有幸跟韩羽先生聊天，你说东他会说西，说来说去最后归结到由西向东。你赞美他的画如何如何好，他常常会以沉默应对，如果他露出一丝微笑那是他最好的表示，或者会用别的话题岔开。若是为了脾气，他会说点儿逗人发笑的事，不对脾气的，他则沉默少语，不在乎自己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他有时也会为公平和正义而得理不饶人。

韩羽是一位有故事、有趣味的人。无论是长辈、平辈或小辈互相交往，他都随随便便，无有索求，淡泊如水。早年，每逢出差路过北京，为了

方便，韩羽总把随身物件寄存存在火车站小件寄存处，然后再去拜访朋友。但这样也很麻烦，有时要排队。诗人艾青的家搬到北京火车站附近后，韩羽每次看望老先生时，就顺便把物件存放在他家里。有一次，艾青想请韩羽多坐一会儿，看他急着走，便说：“你放下东西就走，把这里当小件寄存处了吧。韩羽吓了一跳，想：竟被猜中了。这本是玩笑话，可这玩笑话，歪打正着。他为别人办事也能舍下脸来。当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主持工作时，有一年收到他的便函，说一位老画家刚刚过世，其孙在绘画方面很有才华，要报考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语言十分恳切，希望关照云云。对有为的年轻画家的用心提点，体现着韩羽先生的无私和善良。

以这些琐碎的小事说他怪，我不以为然。我倒觉得韩羽是个有趣之

人，或是难以琢磨透彻的人。

要读懂韩羽，既要读他的文，又要读他的画。他的文和画，都以一种细声细气、慢条斯理的方式诉说着心里的事。他的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且文与画既有浪漫的色彩，又有笨拙的幽默，还有深邃的哲思。这让我想起《红楼梦》中林黛玉最欣赏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以及刘姥姥吃鸽子蛋时的“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蛋也小巧”。那种相映成趣的感觉，在韩羽的画与文中体现出令人沉迷的魅力。

韩羽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家。他的文震动文坛，他的画誉满画坛，原因就在于他的艺术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艺术世界，包含着快乐与孤寂，在一种莫名的混沌中，他自己出不来，别人也进不去。这就是一个非凡的艺术家常有的生存状态。

水墨艺术的文学性特征

□徐福厚（画家）

韩羽在中国当代美术界是非常出色的艺术家，这种学术地位是由他取得的成就决定的，他在中国当代美术史的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说到韩羽的绘画艺术，文学性是其重要特点。这里说的文学性，不是指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虽然，他曾以画家的身份获得过首届鲁迅文学奖。这里主要说的是其水墨艺术中的文学性特征。

然而近代以来，绘画中过度充斥文学性的倾向，曾经是被理论界诟病的一件事。比如，俄罗斯巡回画派情节性绘画，其著名画作《意外归来》，描述了一个儿童惊讶地目睹突然回到家里的长期流亡的父亲，视若路人。细想起来，作为绘画作品，《意外归来》确实使人解读起来比较艰难，绘画通过视觉语言感动读者的

功能受到了影响。这种倾向也在俄罗斯文学中也有所表现。一些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过于概念化。正如绘画是由视觉语言感动人一样，小说也应该由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来感动人。因而，近现代艺术往往排斥文学性，以单纯而又有视觉语言魅力的形式感动人。比如，高品位的交响乐演出，整个过程很少有语言介入，没有报幕，没有作品阐释，整场演出显得干净、单纯，加强了音乐语言本身的感人力量。

如此描述文学性对绘画的负面影响，是在反衬韩羽的贡献。韩羽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告诉世人：绘画中的文学性可以这样运用。通俗地说，有些人绘画中的文学性，影响了绘画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而韩羽绘画中的文学性却加强了绘画作品的表现力。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他推进了美术

史进程的微小的一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韩羽艺术的文学性特征成立并加强了其作品的表现力呢？

首先，韩羽的作品并不是思想大于形象。细读他作品中水墨语言的魅力、书法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远远大于他文学性的表达。从这个角度上说，他还是形象大于思想的。在足够的视觉语言魅力之后的文学性，已是支持绘画语言的手段，或以情节设计的手段或直接以跋的形式来加强和引申作品的含义。这时候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强大的绘画与文学相互支持的艺术形象。就《水浒乱弹》这部长卷来讲，从文学角度，幽默俏皮长于金圣叹；从绘画的表现力、感染力，又长于陈老莲。如此鲜明的艺术表现力，自然成就了韩羽艺术的高

度，也使得他战胜了文学性对视觉艺术的负面影响，完成了他对美术史的贡献。

其实，作为漫画家的韩羽早就开始建立他的笔墨体系、书法体系。别的不说，仅看他书法中的线，就足以说明什么叫深刻了。既在入木三分、出人意料之外，又在审美规律之中的线的美感，证明着视觉语言的深刻。视觉的深刻加上文学的深刻，形成了美术史领域的韩羽。

当然，美术史的选择是其发展规律的选择，与韩姓老翁无关。身边的韩羽只是一个可爱可敬、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老画师而已。他做的事，他的线条，他的绘画，超越了许多人的想象。他一路兴致勃勃地追寻着一个又一个与创造和发现相关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又往往看似不经意，实则却高远、超群。